

乌拉草与地秧歌

薛若琳

乌拉草是东北地区的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,生长在野外的低洼地或沼泽边,喜湿润、色青绿。沈阳京剧院将要排演一部名叫《乌拉草》的京剧,剧中主人公的名字是乌拉草,她的母亲和乡亲被日本侵略者杀害,为了报仇,她走上了抗日的道路,像乌拉草一样,温暖着亲人和抗联,经过艰苦磨炼,使她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成长为抗日战士,最后英勇牺牲。

为了加强对京剧《乌拉草》的理解,我于五月下旬专程来到辽宁省新阳市三农博览园,在展览馆终于又看见了乌拉草,感到特别亲切。早在清末民初,关东就流传一句俗语:“东北有三宝,人参貂皮乌拉草。”新中国成立前和成立初,东北很寒冷,冬天常常零下三十多度或四十多度,农民干活穿家做的棉鞋受不了,脚要冻坏,影响生产和生活,所以要攒钱买一双“乌拉”。“乌拉”是用牛皮或猪皮制作的鞋,前头有很多褶,底都真是一座闲适的城,宽窄巷里捏脚的、采耳的、要酒的……蜀国风俗,妙不可言。

巷子里有不少剧院茶楼。我被热情的茶楼小妹请进去,舞台上正在上演川剧《白蛇传》。茶水费不算贵,

名家新作

布把脚包上,蹬进鞋里,走路或干活都感到很温暖。人参,农民吃不起;貂皮,农民穿不起,只有乌拉草不用花钱买,到野外采集就能得到,既经济又实惠。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,企业生产出了厚实的棉胶鞋,穿起来简便又省钱,于是农民不穿“乌拉”了,也不再去采集乌拉草了。乌拉草年年生,年年长,年年割,经年不息。后来年年没人割了,它就枯萎了,年复一年,乌拉草消失了,现在东北农村,已经没有乌拉草了。由此我想到,大凡一个物种,使其生存的最好方法就是使用,长期不用,凄凉冷落,它就必然与人类拜拜了,与农药、化肥没有关系。

我参观了三农博览园里的民俗馆、民间编织馆、知青馆、钟表馆、锁钥馆等,真是大开眼界,一个县级市居然搜集到这么多展品,有的是文物,实属费尽苦心,来之不易。在戏曲馆中,李世济、尚长荣、刘长瑜、叶少兰、杨春霞、孙毓敏、王蓉蓉、于魁智、朱世慧和孟广禄等京剧名家,捐赠了他们穿过的演出百场以上的戏衣(行头),名家张学津将其父张君秋

生前使用的一米多高的穿衣镜,也捐赠给博览园。这些戏衣展览在专柜里栩栩如生,见物如见人。

我在新民三农博览园期间,适逢农历四月十八三圣寺庙会,三圣寺与博览园仅有一条马路之隔,那天寺院香烟缭绕,游人如织。忽然间,庙会来了两伙秧歌队,每队四五十人,他们的年龄在五十岁至七十岁之间,有人彩妆,有人平装但腰间扎条又宽又长或红或绿的彩带,个个舞起来面带笑容,其中有跑驴的表演,一个妇女在纸扎的并用彩绸包装的“驴”中,与她的丈夫回娘家。驴不时尥蹶子,引来观众阵阵憨笑。东北有踩高跷,所以把秧歌也称为地秧歌,乐队打大鼓,敲大锣,吹唢呐,声传数里之外。扭完了秧歌之后,两伙秧歌队开始唱二人转,一伙唱《金鸡五更》,一伙唱《绣八仙》,都是二人转的小帽(短小的节目)。乐器有一把板胡、一个竹板(掌握节奏)、五把胡琴,乐队很壮观。每伙唱二人转的一男一女两位演员的年龄均在六十岁左右,他们唱得很用心,扭得很认真。但因为人声嘈杂,我相信

绝大多数观众听不清他们唱的是什麼内容,但听得乐呵呵,大约是受到质朴的音乐和活泼的表演气氛的感染所致。新民三农博览园有“二人转”馆,博览园创始人、新阳市原市长冯永久为该馆撰写了一副对联,上联“生旦净丑讴歌华夏儿女悲欢史”,下联“唱念做打尽展黄子孙精气神”。如今,新民的农民富裕了,他们寻求开心,三圣寺周围的农民进庙会并不礼佛,而是利用庙会的场地,展示他们对生活的乐观态度。我问看上去似领队的一位农民,他说:“现在农民生活好过了,我们想怎么乐就怎么乐。”我又问:“现在的年轻人学二人转吗?”他摇摇头说:“没入学。”我真的担心地秧歌、二人转或成为“乌拉草”。大凡一种艺术,不用了,就淡漠萧条了,久而久之,失去了生存的机缘。因此保护其生存的最好方法,就是经常使用。我呼吁各级乡(镇)政府要有计划地组织农村文艺活动,农闲时可举办一些赛事,并建立奖励机制,尤其奖励年轻人传承民间文艺,使农村文艺不断流传下去。



杜鹃花

新华社记者 杨宗友 摄

瓦屋山的杜鹃

沈荣均

照理说五月天气不该这么潮湿,雨水淅淅沥沥,三五天不见晴。文友催稿,越催越无着落。黄梅呢?情绪呢?我觉得自己快成入夏的累赘,也许我不可逆转眼老化了。

来瓦屋山吧!家乡洪雅的文友发来邀请。八百米以上的海拔,两千米以上的落差,或许可以拯救你。

我渴望大山,渴望在那些郁郁葱葱中找寻记忆。人过五十,据说自信心会下降,一个对垂直高度并不畏惧的老人,一定是不甘颓废的。我的老家在盆周山区,海拔八百米,而瓦屋山足有两千米高。

我怀着有些忐忑的心情,和朋友们踏上了攀登瓦屋山的山路,一路伴行的,还有很多俊男靓女。

山间那些杂花生树,让人一见如故。季节仿佛又重回三月,草木被任性地质扮。即便老去年华的枯木,也好似童心萌发。爬满童话的松萝,也叫海风藤、云雾草,一种好似婚纱的地衣。久违了,想起孩提时候,曾和小伙伴玩的结绳游戏。在爬山的过程中,更多的千头万绪,在向上延伸,跃跃欲试,三百米……五百米……一千米……我们离山脚越来越远了,种种迹象提示,我们正从五月朝着四月、三月行进。

爬山累了,我们俯下身子,蹲下来,与叫不出名字的植物拉家常——那些挺拔的树,窈窕的藤,蓬勃的草,神秘的灌木,鲜亮的菌苔……那些聊以自慰的青春记忆,迎面而来,让人恍惚陶醉。童年,少年以及那青春的二十五岁,都曾在树林中奔跑,青涩而微甜。

风仙最先从记忆里冒出头来,可惜现在还没有开花。山腰上,报春花星星点点,绽放出五种颜色,如一把把精巧的碎花阳伞。董菜或者地丁,像扑地的蝴蝶。八角莲,墨紫的花瓣,向下合一合拢,变魔木般,就是一盏袖珍的灯笼。荒野里的灯笼,呜呜响,“聊斋”里的狐狸,又来搞怪了?好在有花南星,高擎着火把,比火柴的火头大一点点,也能照亮一小片,使儿时的我们胆子更大了。

大花万寿竹,似竹有节。草本的竹,应该归在百合科里,比百合小许多,姿色也不差。紫色的花影,怯怯地开,如一串悬垂的小铃铛。紫菀的风姿,似有钱人家女人插在头上的步摇,这一点跟八月瓜正好相对。白芨——“竹鸡娃”,显然是一种雅俗共赏的国草,随便从林子里扯几棵回来,种在檐下,过几天就热闹地开放了,晚霞中,飞来好多红蜻蜓……

还有覆盆子,或者悬钩子,一想起它们,肚子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。朋友说,如果运气好的话,还会碰上白莓。说话间,似有股牛奶的幽香由远而近。小时候,我们结伴上山去玩儿,寻覆盆子不得,就拿白莓充数。白莓藏在悬钩子和刺苔密密实实编织的藩篱下,要找到它,会被悬钩子的“钩”、刺苔的毛划破手。有一次,我就不小心被刺伤了,疼得大叫起来,我的同桌起初吓傻了,待回过神来,她麻利地跑到向阳的林坡,扯回白芨和七星莲,和了口水给我敷上。又从荷包里变戏法一样掏出一捧半熟的白莓……我破涕为笑,发现同桌长得比白莓还美。

在五月的瓦屋山与白莓的故

听戏

陆小鹿

小时候,我无法理解,外婆为什么那么喜欢听戏?每回看到她将电视调到戏曲频道,一会儿越剧,一会儿沪剧,我就觉得烦,拖声拖调地不知在唱些什么,很奇怪外婆为啥听得一脸笑咪咪。

渐渐长大了,有一天惊觉自己的嗜好发生了改变。从前喜欢的东西突然不喜欢了,从前不喜欢的反而找到了感觉。人生的妙处也许就在这里,岁月帮你在不同的时间,推开了不同的门。

有一年春天我去成都,徜徉在宽窄巷里乐而忘返。纵横交错的青石板路,两侧是仿古建筑的茶肆商铺,蔷薇花灿灿地爬满墙头,梧桐树叶构成天然的绿色屏障。成都真是一座闲适的城,宽窄巷里捏脚的、采耳的、要酒的……蜀国风俗,妙不可言。

巷子里有不少剧院茶楼。我被热情的茶楼小妹请进去,舞台上正在上演川剧《白蛇传》。茶水费不算贵,

便买了一席茶位,坐在靠近舞台的一个角落,喝茶、嗑瓜子儿、看川剧,体味这浓郁的巴蜀风情。

第一次听川剧,念白听不懂,不过不要紧,舞台边配有字幕。川剧的变脸,是四川文化的精髓。演员变着变着,走下舞台与观众互动起来。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脸,近在咫尺,却连一丝破绽也看不出来。多么不可思议,那一张张脸谱到底是怎么变出来的?它像一道谜题,吸引着

我。从此,我的旅行清单里,添加进一项新的心愿——去旅行目的地,听一听原汁原味的当地戏曲,零距离感受非遗的魅力。

去年秋天,我去乌镇参加了第五届戏剧节。因为一场戏剧节,十月的乌镇热闹极了。吃完早餐,我在巷子里随意走走,清晨的乌镇,静谧空旷得仿佛一幅水墨画。我信步走到乌镇水上集市,在某扇古木窗旁看到一块小黑板,上写:乌镇花鼓戏《卖婆记》。

乌镇花鼓戏?我从前只知凤阳花鼓戏,没听说过乌镇也有花鼓戏。好奇心顿起,临时决定,晚上不去看话剧了,改听花鼓戏。

晚上,我在临近水上戏台的咖啡吧选了一个最佳听戏位置。因为去得早,我得以走到后台,参观了演员的化妆室。他们不是专业演员,是乌镇当地的居民,虽然观众不多,三个演员的戏服、妆容却丝毫不马虎。婆婆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扮演的,个子不高,嗓音洪亮,字正腔圆,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,唱腔在乌镇夜空中飘来荡去,好一个秋风沉醉的夜晚。

那么,广州粤剧又是什么味道呢?去广州前,我查到几家粤剧茶座,可以边吃饭边听剧。可是我把电话打到荣华楼、大同酒家,却被告知他们的粤剧茶座均已停业。偌大的广州,难道听不到一场粤剧了吗?我心里空落落的,未免有些失落。

抵达广州的次日黄昏,我去恩宁路

狮子山：香港人奋斗精神的见证

徐诗颖

香港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,莫过于维多利亚港两岸的夜景。当坐着渡轮过海时,当站在尖沙咀钟楼前眺望美丽的中环夜景时,不得不感慨维多利亚港能入选“世界三大夜景”之一,的确名不虚传。海岸线的变化让这幅夜景图有着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整体感,使得它在如此逼仄的空间里,绽放出绚丽的光彩。更为重要的是,维多利亚港的美丽离不开代表港人奋斗精神的“狮子山精神”。

狮子山,端坐于香港九龙塘以及新界沙田的大围之间。它见证了香港从一个小鱼村,走向今天国际化大都市的艰辛历程。对香港人来说,狮子山象征着香港的精神高地,代表着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。可以说,只要狮子山在,港人的精神就不会倒下。有一首歌《狮子山下》,唱出了港人走过的每一段艰辛岁月,为香港的历史留下了重要的注脚。

我始终相信缘分,蓦然回首,原来狮子山就在不远处。当我在九龙塘问路时,顺便问起眼前的这座山是什么山,一名青年男子告诉我——这就是狮子山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我久久盯着面前的“狮子头”,无心插柳柳成荫,原来大名鼎鼎的狮子山,竟然就矗立在我眼前,让我有机会目睹香港历史的见证者。

在香港历史博物馆的“香港故事”展厅,观看香港回归历程的视频,为我们讲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故事,视频播放的第一首乐曲就是《狮子山下》,听到这首乐曲,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。想起小时候在电视上看香港乐坛颁奖典礼,如一

年一度的“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”,无论是听《狮子山下》的原唱、著名歌手罗文演唱,还是其他歌手演唱,都惊讶于这首歌能够引起歌手与现场观众强烈的共鸣,甚至和我一起看电视的父亲也会跟着唱起来。

在香港文化博物馆,我同样看到了“狮子山精神”在港人身上的体现。博物馆一进门,就是常设在这里的金庸馆。金庸“活到老,学到老”的韧劲,为香港作出贡献的赤诚之心,使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风靡全球华人读者的武侠世界。走到李小龙的展馆前,当看到“武·艺·人生李小龙”的字样时,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武打场景中李小龙刚柔相济的形象。那粉碎“东亚病夫”牌匾的一脚,向世界宣告中华民族顽强不屈、自强不息的精神。

广东最大的地方戏曲剧种——粤剧,同样流行于香港地区。香港对推动粤剧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。不少粤剧名伶声名远播,粤剧电影有着很大的影响力,至今仍然有众多观众。粤剧曾有一段时期在广东遭遇停滞,但在香港并没有中断,而是得以继续传承和发展,使得这颗“南国红豆”保存了下来。

再往上追溯,“狮子山精神”在近现代鸦片战争之后已有所展现。在新界元朗屏山乡,有一座古迹——邓氏宗祠。元朗屏山乡邓氏是香港新界原居民中的氏族之一,原居于江西和福建,始祖邓汉献自北宋初期就由江西吉水县迁往广东,定居于元朗屏山乡。邓氏家族在800年间陆续建造了很多座建筑,逐步形成了包括祠堂、书室等富有中国传统文气息的屏山文物径。邓氏家族不仅人才辈出,

还曾积极抗英,保卫家乡。

在香港的这些日子,我深深感受到香港寸土寸金的独特魅力。很多大楼都是依山而建,横街窄巷均以斜坡为主。最让人感叹的是,为了能在有限的空间建造更多的楼房,不少建筑看起来就像插在这片土地上的“一根根”“竹竿”。这些建筑的大堂非常窄小,楼层里分割出来的一个个空间,仅能满足人们基本的生存需求。可就在这“一根根”“竹竿”里,流淌着哺育港人成长的“狮子山精神”。



征稿启事

如今,“狮子山精神”仍然激励着

港人书写着更多精彩的香港故事,在不断前行中,为“狮子山精神”加入更多新的时代内

（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副研究员、博士后）

如今,“狮子山精神”仍然激励着港人书写着更多精彩的香港故事,在不断前行中,为“狮子山精神”加入更多新的时代内

二、投稿方式
1.作品以邮件形式发送至专用邮箱:sdwqsg@163.com。投稿作品在文稿末尾详细写明作者真实姓名、作者简介、地址邮编、联系电话、银行卡账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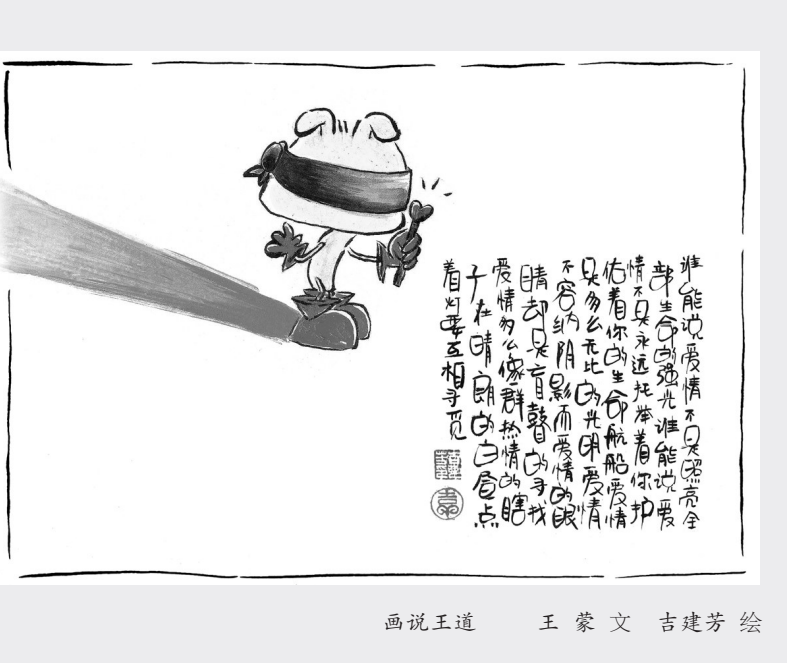
2.文件命名为:时代湾区+作品标题+姓名+联系方式。

3.咨询电话:0755-23705270。

三、稿件使用
所有刊登作品,本栏目有权用于结集出版及媒体宣传等,不另付稿酬。所有来稿如涉及著作权、版权纠纷,均由作者本人负责。

四、征稿时间
即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。

“时代湾区”文学专栏
2019年6月20日



画说王道 王蒙文 吉建芳 绘